

# 停止擺動 —永不放棄 的求醫路

文 / 賴睿伶 圖 / 醫發處公關傳播室

一種罕見的疾病、一群束手無策的醫生，  
原本已經可預見生命終點的生命，  
在一對不肯放棄的父母的堅持、  
在無數願意無私幫助的志工和醫生協助下，  
他們獲得重生的希望。

在醫療有限、未來無限的時代裡，  
拯救一名罕見疾病的患者，  
需要的是醫者的勇氣、患者的毅力、  
社會給予的大愛支持、  
和最重要的是父母不放棄的心。







證嚴上人前來醫院探視臥病在床的勁揚、姿齊兩兄妹。

二月二十八日，新加坡新明日報的第二版，斗大的標題點出了一對父母親的心酸與眼淚，一對原本健康的兒女竟陸續在五歲時開始發病。

### 一場怪病打倒了兄妹倆

一九九〇年出生的哥哥潘勁揚，出生時還是個健康的孩子，但是到了五歲，走路卻開始常常跌倒，到後來甚至感到雙腿無力，必須要以輪椅代步，病情惡化肢體逐漸無力的他，之後連坐也沒有辦法坐著，就只能長期臥床。在阻擋不了病情持續惡化的情形下，勁揚的四肢、臉部與身體開始逐漸變形，肌肉也發生痙攣抽痛的現象，他的左胸

肋骨明顯變形突出，消瘦的腹部下陷，背脊呈S形，而內翻外拐的手掌、軀幹和四肢，也因肌肉萎縮而只剩下皮包著細骨，放在褲子裡的右手是父母擔心他不自自主地擺動會傷害到自己。自五歲發病以來，不捨兒子受病苦折磨的潘爸爸和潘媽媽帶著勁揚四處尋訪名醫，但是一直到發病八年後，勁揚才被診斷出罹患的是罕見的遺傳性神經系統退化疾病(Hallervorden Spatz Syndrome)。他，十四歲的生命，最喜歡說笑話卻口不能言，在這逐漸萎縮的軀體裡，囚禁著的是一個充滿熱情與年輕的生命。

和勁揚相差四歲的姿齊是一個圓臉的可愛女孩，出生時照片裡的模樣相當

討人喜歡，但是和哥哥勁揚一樣，到了五歲她開始發病了，同樣地走路開始常常跌倒，到後來也無力行走只能依靠輪椅。臥床後的姿齊因為嚴重的連續性全身痙攣，雖然背脊沒有變形，但是只要痙攣一發作，雙臂後拉、肌肉緊繃、頭往後翻整個身體成了S型，肌肉抽痛的痛苦讓無法用語言清楚表達的她，只能從喉部不停地發出哭嚎，而這樣的情形越來越頻繁，好幾次姿齊只能在疲憊的大哭後才能安穩睡去，失去求生意志的姿齊甚至告訴媽媽，「把我從樓上摔下去吧！」。姿齊被診斷出和哥哥勁揚同樣罹患了一種罕見的遺傳性神經系統退化疾病，新加坡的醫師診斷，因為神經系統不斷退化，兄妹倆可能活不過三十歲，眼看著不斷惡化的病情，醫師們宣告：無法治療。

群醫的束手無策加上父母親的堅持與不捨，這一篇報導引起新加坡社會的嘩然與注意，特別是父母親堅持照顧這兩個孩子的心，許多醫師看到久臥於床的兩兄妹還能夠有這麼健康、白亮的牙齒，就知道父母把他們照顧的有多好了。報導的揭露讓有了惻隱之心的新加坡民眾以善款支持兩兄妹後續的醫療行動，然而，醫師何處尋？即使已經望見生命的盡頭、即使還不知道下一步在哪裡，他們仍然不願意放棄！

慈濟新加坡的林祖慧師姊是負責居家訪視的志工，在看到媒體報導後，便帶著幾位師兄師姊前去潘家登門拜訪。

潘家的社區是一個乾淨整齊的大樓式建築，以裝潢為業的潘爸爸，有著固定的收入讓一家人的生活還過得去，但是要承擔起兄妹倆龐大又長久的醫療費用，這樣的負擔還是沉重的，而天性樂觀的潘媽媽雖然始終帶著笑容，但是一心只想知道慈濟志工是不是能帶來新的醫療消息。

### 只要一絲希望都不放過

四月二十九日，花蓮慈濟醫院的會議裡有著上戰場前沙盤推演的詭譎氣氛與淡淡的不安氣息，醫療團隊接獲新加坡志工所帶回的罹患罕見遺傳性腦神經系統退化的兩名病患資料，他們就是勁揚和姿齊。面對這罕見的疾病、與應該無法治癒的可預結果，十多名醫生思量著應該這一步該怎麼做，病人該來？還是不該來？來了又要怎麼做？當面對的是全球罕見的疾病、與眾多人的關注時，這次會議共識的凝聚就顯得格外的重要。

燈光溫暖的會議室裡卻有著冷肅的氣氛，數位腦神經內外科、小兒科的專家，以及影像醫學的團隊成員以冷靜清楚的語調說明著不同的思考點，神經外科陳新源醫師回想起會議中的情景時說：「團隊的共識非常的重要，當時如果當時沒有王本榮主任的同意，這是幾乎無法繼續的工作。」陳新源回憶說，「王本榮醫師是小兒神經的權威，我們需要他的支持才能夠進行下一步。在



做完手術後的姿齊開心的模樣。

會議中他提到『要開這個刀要給我一個證據、一個實證，證明是有幫助的才可以開，』在這樣的會議裡，這一句很重要，當時我們曾經考慮用DBS(腦部深層刺激術)治療兩兄妹，但是DBS的治療在全球很多還只是在實驗階段，我們不能拿這兩個孩子做實驗，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支持的論點，證明或者是推論孩子接受治療能夠會有效果。」

前輩的看法帶領著會議的進行，會議進行的相當快速，不過半個小時後，大家有了共識，「找個病例來吧！只要有一個，我們就決定做了。」醫療講求為病人的安全、與復原的成果責任，沒有數據、沒有病例、沒有方法的意思，就是沒有直接執行治療的動機，醫療團隊需要一個「可能」的理由，讓「不可能」的疾病有了「可能」復原的機會，

會議終止，大家回去尋找任何有幫助的醫學資訊。

新加坡潘氏兄妹所罹患的遺傳性腦神經系統退化症，是一種先天的神經退化，主要的病因是因為基因的突變，導致體內鐵的代謝循環出現問題，而造成鐵質沉積在腦內之神經中，並且開始慢性破壞神經，病程自發病後計算平均約為十五年，鐵質沉積的部位不同，患者就會出現不同的症狀，例如沉積在視神經就有可能導致失明，而潘氏兄妹因鐵質累積在腦深部的蒼白球，因此臨床方面出現很多症狀，像是肌張力不全、易動、躁進、舞蹈症等。臨床上並沒有有效的治療方式讓神經不要再退化下去，僅有數種處置方式改善發病症狀，但是效期均不長，最多只能數個月。根本的治療方法，恐怕是需要等待未來基

因治療或細胞療法的技術有所突破，此類疾病才有被治癒的可能。在短期內治癒無望的情形下，醫療團隊只能企望舒緩兩兄妹的病痛。

在新加坡慈濟人為兄妹安排來台行程的同時，在花蓮的醫生們也全面性地搜查著所有相關的醫學資料，直到真的找到了全世界唯一的一例。二〇〇四年四月，發表在神經外科排名第一名的Neurosurg雜誌，刊登了由美國知名的賓州醫院神經研究中心所發表的個案，論文中表示，他們將一名罹患該疾病的三十五歲男性患者，以DBS(deep brain stimulation腦部深層刺激術)方式治療，在植入晶片的一年後，患者肌張力失調的狀況就獲得百分之八十的進展，在生活功能上已可恢復自理。這一篇論文的出現無疑是讓醫療團隊打了一劑的強心針，也似乎昭告了未來療程的進行。雖然一篇論文的發現不能一定保證潘氏兄妹的治療也能完全的成功，生命仍可能在轉瞬間消失而去。

### 妹妹率先植入晶片

來到花蓮慈濟醫院後，因痙攣而疼痛的妹妹和行動不便的哥哥鮮少出外，偶爾以平躺的方式離開病房接受各項的檢測，然而來來往來的志工關懷與護理人員的照護，讓他們也不感寂寞，而此時醫療團隊也發現了令人振奮的好消息，經過MRI核磁共振與PET正子造影的檢查結果發現，兩兄妹的腦部都堪稱相當的

健康完整，受損的情形不大，在此先決條件下，大大增加了以晶片植入方式進行治療的可能性。五月十二日，在醫療會議後，父母正式同意接受開刀將晶片植入，以DBS治療兩兄妹的病況。

紗布層層地包裹著動過手術的小腦袋，醫療團隊首先為姿齊動手術，期望能先改善她痙攣的痛苦。醫療團隊在姿齊的頭上，開了兩個一塊錢大小的小孔，將0.000004公分的探針深入腦內，以三度空間的定位方式，搭配衛星導航系統，準確無誤地將只有0.001公分的晶片植入在腦部蒼白球的位置，手術在歷經將近六個小時後順利完成，經過六天的觀察，姿齊的身體狀況相當良好後，姿齊再度進入手術房準備植入電池。



看著躺在床上的姿齊，諾文狄伸手去膚慰。

啟動晶片的電池是植在兩側鎖骨下方的皮下組織，大小約有一個火柴盒大，透過皮下的導線，將電池和晶片連結起來，通了電的晶片在醫師的微調下，刺激著腦部的放電量，起初通電量的觀察甚至需要每一個小時微調一次。每次微調時，醫師以特製的磁鐵，藉著不侵入病人身體的方式調整電流，晶片啟動後不到一週，看著姿齊安祥地睡著，媽媽開心的笑了，「我已經好久不用抱她，她不會痛著吼叫了！」。哥哥勁揚在妹妹晶片通電後的一週也植入了晶片，期望能有姿齊的好效果。

## 兄妹倆的笑比以往更燦爛了

從初夏到盛夏，已經到花蓮慈濟醫院兩個多月的潘氏兄妹很習慣花蓮的烈陽，特別是勁揚，待不住病房時常常央求媽媽讓他出去「逛一逛」，而鄰房病人的大哥哥也會充當志工推著勁揚在院內的各樓層穿梭著，不再擺動的肢體讓勁揚整整胖了十二公斤，活動力也增強了許多，雖然沒有明顯的肉長出來，但是可以感受到肢體與堅實的臂膀。而哥哥彎曲變形的指頭也逐漸柔軟，甚至還可以和人猜拳，清晰許多的口齒，讓大家感受到勁揚的開朗。「昨天勁揚唱了歌給我聽」神經內科的林聖皇醫師說：「不知道唱的是不是新加坡的小調，一直唱著什麼姑娘很可愛的，我沒有聽過，不過聽起來很有趣。」

妹妹姿齊燦爛的笑容與紅通通的臉龐

更是惹人憐愛，她總是嘗試著想說話，頭不再擺動、手逐漸柔軟，僵硬的雙腿也可以自己彎曲。目前除了電量的調整外，醫療團隊也為兄妹加入復健的療程，在肌張力逐漸恢復的情形下，勁揚在復健師的從旁協助，開始在特殊的椅子上嘗試「坐著」，臥床多年的他，變形的脊椎總讓他坐不久就痛著受不了。除了坐之外，勁揚也努力嘗試將碗中的食物放進嘴裡，縱使從碗到嘴，這只有短短的距離，但一次又一次，送不到嘴裡的食物，又總是灑得到處都是。復健的療程是漫長的，一個正常人輕而易舉的動作，對勁揚和姿齊來說，每一步都像踏上月球般地令人振奮與不易。未來，只能期待不能預測。

對於現在的進展，長久以來陪伴他們為他們調整晶片電量的林聖皇醫師表示：「能進步到這樣還算滿意，但是我們期待他們能更好。」嚴謹的表情取代了淺淺的笑容，林聖皇繼續說，「現在兩兄妹進步的是一些不自主的部分，都有了大幅的改善，但是功能能不能持續進步是我們更關心、更要繼續努力的，自己吃、自己行動、說話表達，這些功能的恢復希望能夠更好，但是到底能夠恢復到多好，我們真的不知道。」，林聖皇的語氣裡帶著一絲絲的沉重，「因為他們不是單純的肌張力不全問題，而這是一種遺傳性的神經退化疾病，我們舒緩了雙腿肌張力的狀況，卻沒有辦法改變雙腿『無力』的症狀。對於未來我們只能期待，卻不能預測！我們需



潘氏兄妹一抵達慈濟醫院，便受到熱烈的歡迎。

要更多的時間繼續觀察，也非常希望他們能持續進步，但因為這樣的個案實在太少了，我們沒有指標可以測知他們應該進步到哪裡？這是沒有參考值的，所以我們不知道他最後進步到什麼地方，我們只能期望他們能進步的再多一點！再多一點。」陪伴病患的過程，除了父母，醫師們的心也糾結了，面對這罕見的疾病，不能著急而是需要更多的時間來累積。

### 罕見疾病史上的新歷程

腦神經外科的林新源醫師也估測著孩子們的狀況：「有些疾病有可以預期恢復的狀況，但是這個疾病沒有辦法，如果如同國外醫療文獻上所發表的達到百

分之八十的進步，那就非常好了，他可以行動、可以吃東西，說的話聽得懂，這是我們所期望的。」

傍晚，漸漸垂下的夜幕籠罩在原本開闊的藍天上，媽媽一匙一匙地在床邊餵著姿齊用餐，細心地將菜飯攪拌再攪拌然後再分成一口的大小。安詳的夜悄悄來到這房間，房裡的電視機聲響伴隨著母親與孩子的愉快對話，那是輕盈而愉快的，沒有病房的沉重氣氛，她的語氣堅定、她的臉上有著笑容，為了讓孩子恢復健康她已經等待了九年，她會堅持下去，當看見孩子燦爛的笑容再現，那就是母親源源不絕的力量。



夢想起飛了——

## 義順潘氏兄妹的故事

文 / (新加坡慈濟志工) 圖 / 醫發處公關室

二〇〇四年五月三日清晨五時許，曙光就如潘家等待了許久的希望，照進了家門口。患有罕見疾病的新加坡義順區潘氏兄妹的家，熱鬧十分，慈濟志工協助潘氏兄妹更衣後，救護人員便將不良於行的潘氏兄妹抱上救護車，清晨六點，一行人驅車前往樟宜機場。七時許，載著潘氏兄妹的救護車，直接開到了機坪，潘氏兄妹前往就醫的夢想，隨著八時十分開航的班機起飛了。

### 潘氏兄妹就醫始末

今年二月底的一日晚上，忙完一天工作的林祖慧正在看電視，當十點的電視新聞播報這則消息：義順區潘氏兄妹罹患罕見的遺傳性神經系統退化，急需各界人士的協助。兩兄妹嚴重變形的身

軀，刺痛人心的喊痛聲從電視中一幕幕傳送出來，在慈濟新加坡分會擔任訪視社工的林祖慧，基於工作的敏感和悲憫心，腦海閃過一個念頭，記得台灣慈濟醫院曾經處理過類似的成功個案。於是，林祖慧決定前往潘家做個拜訪。

三月三日下午，林祖慧及幾位文宣、影視志工來到了潘家，還沒走到門口已經聽到姿齊淒厲的叫聲，看到擺設在客廳的兩張病床，和病床上身體扭曲，不停抽噎的孩子，志工們都心疼地倒抽一口氣。媽媽王桂雲女士表示，新加坡的醫師對他們的病況已經束手無策，他們迫於無奈，才透過媒體的宣傳，希望可以找到醫療協助的生機。

「我們將會把兄妹的狀況送回台灣慈濟醫學中心參考，看看是否他們有辦法

找到治療的方法。」林祖慧耐心地告訴潘媽媽。「你們慈濟醫院也有西醫啊？佛教團體不都是看中醫的嗎？」樂觀幽默的潘媽媽問，這個問題也讓在場的志工們哈哈大笑。

恰逢林祖慧要送新加坡另一個個案－諾文狄到台灣接受治療，於是林祖慧懷著忐忑的心情將此案例之相關資料帶回台灣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經院方研究及討論之後，確定慈濟曾經類似案例，且個案病情也獲得改善。因此當林院長告訴林祖慧「送回來吧！」，林祖慧高興地忍不住落下眼淚。

三月十三日，在志工的安排下，潘氏兄妹的父親與舅舅飛往台灣花蓮慈濟醫學中心面見相關醫師，了解院方治療此類個案的過程與經驗。起初母親還有些猶豫，但是去過台灣的父親及舅舅對慈濟醫學中心的環境充滿信心。四月中旬，慈濟新加坡分會便積極協助潘家處理返台之相關事宜。

### 行程安排得到多方的協助

由於潘氏兄妹不良於行，平日皆躺臥於床，因此返台就醫之運送作業實為一大挑戰。所幸中華航空公司新加坡辦事處給予全力之配合與協助，並贊助潘家三張機票。華航新加坡分公司也與新加坡航管局協調，讓救護車的擔架直接可以登上華航班機，使整個通關過程都很順利。

五月三日，潘氏兄妹在父母及慈濟新加坡分會執行長劉濟雨與社工林祖慧陪伴下赴台。來自國大醫院，同時也是新

加坡慈濟人醫會的護士黃春卿小姐發心自費隨機返台，以隨時給予飛航中之醫護照顧。

當飛機於中午十二點四十分飛抵桃園中正機場，慈濟醫學中心早已安排了一位神經外科醫師與一位護理長在中正機場接機。「當飛機抵達桃園中正機場，我看到接機的醫師和護理長時，心中的壓力剎時解除，心想終於完成這個特殊的任務。」林祖慧欣慰開心地說。

### 祈願所有新加坡人為潘氏兄妹祝福

勁揚和姿齊在植入晶片後，病情改善許多。勁揚原先萎縮捲曲的手，現在已經可以伸展打開。他還可以靠支撐物墊在背後稍微坐起來，自行進餐，說話更是不再顫抖且清晰了許多。而姿齊的進展更是明顯，身體疼痛、痙攣、抽搐的狀況已經消除，還能自己用手拿餅乾吃。

當父親於六月十五日從台灣先行歸來時，原本沉默、擔憂的他，展露出難得的笑容，欣喜地和親戚朋友分享兄妹的近況和照片。至於勇敢樂觀的潘媽媽，是父親和孩子的精神支柱，她總是帶著風趣、正向的話語和孩子溝通，讓病床上的孩子如沐春風，在枯燥的護理過程中，增添生活的樂趣。

潘氏兄妹此趟醫療治病之行，包含著父母的愛心，也在新加坡廣大善心人士的出錢出力之下，獲得最大的祝福。企盼以醫人醫病醫心為職志的慈濟醫療團隊，能給予潘氏兄妹最成功、最順利的醫療護理，更祝福潘氏兄妹早日康復。

# 我從來都沒想到要傷心， 只想趕快治好他們

口述 / 王桂雲（潘勁揚、潘姿齊之母） 整理 / 江欣怡 圖 / 醫發處公關室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要傷心、緊張，只是想要趕快找到醫生。

勁揚發病以後，我先帶他到兒科那裡做檢查，但都檢查不到什麼問題，醫生只好建議我們先做物理治療，可是做一年多，勁揚還是一直退步，後來連復健師都忍不住叫我們別帶他來了。

其實，勁揚剛開始發病時，只要踢到一粒小石頭或是地不平，他就很容易跌倒。後來我們在醫院無能為力又找不到藥吃時，我就改用氣功治療法，也吃了很多的健康食品，但是都沒有效果，勁揚還是一直退步，最後，連神啊，佛啊都去問。

我用這麼多辦法去治療勁揚，每個治療方法都持續一整年，只要發現沒有效果，而且還退步，我就會換另一種治療，我不放棄地試試看。後來，在治療勁揚的半途中，發現姿齊也開始出現類似的症狀，當時我心裡就有數，一定是同樣的病症。

我是很有耐心的人，只要我的孩子病情退步，我就不斷探聽哪裡還有其他的方法。我的心裡從來不放棄，也不心灰意冷，還好這幾年我的健康狀況還不



錯，不覺得這是苦差事，只是心裡想，為什麼一直沒有進步？但是一直也都不放棄。

## 主動登報而認識慈濟

我是因為登報才認識慈濟的，原本姿齊沒有這麼嚴重，可是有天我弟弟在新加坡節目上看到一個故事說，有個阿姨的兒子在四歲時血癌逝世，後來她就發誓要救小朋友，於是她就發明一種糙米粉的健康食品，聽說這個健康食品幫助了一位因車禍而癱瘓的小孩子，後來我們就主動找這個人。

可能是因為症狀不同，也可能是勁揚的腦袋裡已經積存了太多鐵質，糙米

可能有點熱氣吧，他們兩個喝了之後，沒多久整個眼睛都長出眼瘡，姿齊的嘴巴更是整個腫起來，口水都不自主地流了出來，後來有個醫生將我們轉介到一個神經科的醫生那裡，後來又再去那裡看。

那個神經科醫師看到姿齊的嘴巴都張開了，就希望我們住院，他跟我們說，在那裡治療至少有百分之三十的復原機會。當時勁揚雖然會不自主地動來動去，但沒有姿齊這麼難過，可是姿齊在吃了醫師開的藥後，整個人就抽筋了起來，腳也不斷痛，一直抖一直抖，而且整個人都反弓了起來，醫生一直換藥也沒有辦法好。勁揚雖然也會抖，但是他沒有那麼嚴重，可是從外表看起來還是很辛苦。

八天後出院，回去吃還是一直這麼嚴重，從來沒有半個鐘頭是安靜的，即使醫生開安眠藥給姿齊吃，姿齊還是不斷抽筋，沒有辦法睡覺。有幾次，姿齊抽筋抽到臉色都發白了，我去問醫生該怎麼辦，醫生只是跟我說：「抽筋是沒有藥可以吃的，她辛苦而已，我們都束手無策。」聽到這樣，我就決定不要再待在醫院。

我有九個兄弟姊妹，感情都很好，每個星期都聚在一起，也把小孩聚在一起，偶爾還會出去野餐，所以他們兩個也不會寂寞，玩伴很多的，可是後來他們兩個病得很嚴重，很難出門，我的家人放假時也都聚集在我們家裡。

我家裡人看我這麼辛苦，輪流幫我照顧勁揚，也幫我煮飯洗衣服，拖了幾個月後，發現這樣不行，後來他們就建議登報好了，看誰可以幫忙。報紙一出來，慈濟就聯絡上報館找上我。

當時我根本不知道慈濟是什麼團體，也沒有答應接受幫忙，只是他們後來拿麥倫的影碟給我們看，我看了之後想說怎麼這麼神奇，植入晶片以後就從癲癇到可以跑，我就想既然藥物對勁揚姿齊已經沒有太大的作用，而且我哥哥和我先生他們有先來慈濟問林欣榮院長的意見，回來也跟我說，不可以再讓他們這樣抽下去了，否則會有生命的危險。後來到了慈濟植入晶片後，馬上見到效果，之前我在其他地方做各種治療，都沒有看到這種效果，這是最明顯看到有進步的一種方式。

### 「面對」是唯一的方法

我在照顧的過程中也看佛經，佛經說這是因果業報，我也接受了，想說這是上輩子的業障，就要面對接受，用面對的心情來照顧，但醫一定要繼續下去，不管耗費多少時間、錢，都不在乎。

以前我是拜神的，可是三年前一位佛教的師姑到我家來，看看他們兩個，也看我拜的神，後來她很認真的告訴我，我拜的是福德神，即使有錢，孩子不健康，你也快樂不起來，後來我們就決定請掉，拜千手觀音，每天在觀音面前乞求，期待有一份真正的心靈寄託。

# 新加坡兄妹大事紀

04/30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召開潘氏兄妹來台醫治的行前會議。

05/03 潘勁揚、潘姿齊躺著抵達。

05/04 進行PET、MRI、心臟超因波、腹部超音波檢查。

05/12 醫療團隊召開會議，並向潘氏兄妹的父母做解釋。

05/19 潘姿齊植入晶片。

05/24 潘姿齊植電池。

06/02 潘勁揚植晶片與電池。

06/04 潘姿齊職能治療訓練開始：訓練手部較細微的功能，例如控制手抓東西的方向、書寫與餵食。

06/08 潘姿齊語言治療開始。

06/10 潘姿齊拆線，並且開始練習坐。

06/13 潘勁揚與潘姿齊可坐輪椅超過三個小時。

06/14 潘勁揚職能治療訓練開始：訓練手部較細微的功能，例如控制手抓東西的方向、書寫與餵食。

06/14 父親回新加坡。

06/17 潘勁揚拆線，並且開始練習坐。

07/22 潘勁揚可用雙手滑動輪椅。



# 慈濟感恩行

文 / 何馨美（新加坡360製作公司記者）

坦白說，我在接到這項遠赴花蓮的拍攝工作時，心裡還是有些戰戰兢兢的，心裡一直擔心，不知自己是否能順利完成任務，然而在著手進行準備工作的當兒，我就已經知道，我的擔心是多餘的。從開始的上網找尋慈濟的資料到一連串的聯絡工作，每一步都讓我感受到慈濟人對慈善事業的專業與熱忱，認識到如此龐大的慈善企業確實讓我大開眼界，但認識到所有充滿熱忱以及親切友善的慈濟人，更是我的榮幸。

通過慈濟新加坡分會社工林祖慧，我開始瞭解潘氏兄妹在台灣的情況，並通過她的介紹，讓我開始對慈濟有了更深一層的瞭解，因為祖慧的熱心幫忙，讓我能夠直接聯絡上負責接洽媒體的公關傳播室，公關傳播室悉心與周到的協助，實在讓我印象深刻，他們電話中熱情友善的聲音順利的將我心中的不安一掃而空。從安排接送、住宿到所有拍攝的行程，公關傳播室的辦事效率與細心程度實在讓我受寵若驚，不得不打從心裡豎起拇指，讚揚他們的專業。

七月四日，懷著期待的心情，我踏上了前往台灣的旅程，進行潘氏兄妹的拍攝工作，一抵達台北中正機場，我馬上

就可以感受到慈濟殷勤的招待。負責接送我們的慈濟司機大哥們一路上友善熱心，為我們介紹沿途的台灣風光，使旅途增添了許多樂趣，舟車勞累的心情也頓時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抵達花蓮的那一晚，我們受到了公關們殷勤招待，雖然是初次碰面，但友善親切的態度很快地就讓我們消除了彼此之間陌生的感覺，接下來一連串的拍攝工作，也因為有公關人員替我們安排的拍攝行程，使我們的工作輕鬆了許多，也能夠十分順利的完成所有的拍攝工作。

這次的花蓮之旅能夠如此順利，完全有賴所有慈濟人的熱情招待與協助，我已在這次旅程中結識了許多朋友，在獲益不淺的當兒，也同時深深感染了慈濟愛的精神。在此，我還是要再次向慈濟獻上萬二分的謝意，衷心感謝慈濟所給予的幫忙，希望下次能再有機會到花蓮，再到慈濟走一趟！

